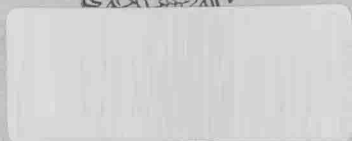


武松闹当铺

黄
枫
等
著





· 山东快书集 ·

武 松 闹 当 铺

黄 枫 等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武松闹当铺

黄枫等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14—5号)

佳木斯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4·字数56,000

1980年1月第1版

198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2,500

统一书号：8093·600

定价：0.22元

目 录

熔炉炼瓦.....	1
小黑桃.....	12
一张发货票.....	19
真假胡彪.....	25
武松闹当铺.....	36
研究研究.....	47
打针.....	48
应该不应该.....	51
“学雷锋”.....	54
与众不同.....	55
解裤带.....	57
遗嘱.....	59
药.....	61
苗向阳.....	黄枫 杨利民 66
武松和老虎.....	黄枫 赵连甲 75
杨七郎打擂.....	黄枫 马连登 80

熔 炉 炼 瓦

说的是：深更半夜两点多，

“瓦片罗”老两口子睡不着。

“瓦片罗”翻来复去紧折个，

他老伴那边把话说：

(白)“哟，柱他爹，你半夜三更不睡觉，翻来复去

的折腾么呀！啊？”

“瓦片罗”闻听老伴把他问，

赶紧打呼噜装睡着。

呼——嗯……呼(吧嗒嘴)噗……

嘿！他这个呼噜装得可真不错，

是吹气咬牙——连吃带喝！

大娘她听着呼噜心纳闷，

老头他今晚睡觉好象着了魔。

他最近有些变了样，

眉头好象上了一把锁。

他帮我做饭老出错，

常把那个碱面当盐搁。

有一次他拿酱油当了醋，

还有一次，把钢笔水灌进了自来火，你说那能着

吗？

他最近两天都没回家啦，
今晚上张书记把他交给我！
书记让我看着他睡觉，
书记说：“他休息不好你负责。”
他自从躺下到现在，
就反来复去没睡着。
我这边若是一吭声，
他就猛打呼噜话不说。
大娘在这儿心纳闷，
“瓦片罗”在那边唧唧嚷嚷把话说：
“行！好！传家宝，对！”
大娘想：“究竟他想干什么？
我若再问他又装睡，
哎！我不如偷偷地把他紧盯着。
对，我听着你，看着你！
看看你葫芦里究竟装的什么药？”
大娘没睡假装睡，
把呼吸掌握得很匀合。
(白)“柱他娘！柱他娘！嘿……”
刚才还说话哩，
一会就睡着(了)。
“瓦片罗”翻身把床下，
直奔那迎面的二屉桌。
桌上高悬毛主席像，
主席像下有个小红盒。

“瓦片罗”打开小盒一伸手，
拿出来两块银元一副银手镯。
他拿出来银器兜里放，
来了个高抬腿来轻落脚，
“瓦片罗”轻轻地打开屋门往外走，
大娘后边跟踪追赶紧盯着。
“瓦片罗”出了屋门抬头看，
瞧了瞧天上边是闪闪的星星圆圆的月，
这一望无边的工地上，
明亮亮的灯光赛银河。
“瓦片罗”快步如飞奔向汽车修配厂，
在一个窗户台底下停住了脚。
他瞧了瞧四外没人走，
搬了块石头窗下搁，
他推开窗户身子往上猛一纵，
蹦的一声把脑袋磕，
“瓦片罗”倒没觉着怎么样，
把大娘痛得直跺脚：
“哟！老头子进工厂你怎么不走大门啊，
非跳窗户干什么？
真要是摔断胳膊跌着腿，
弄个腰断骨头折，
也甭说叫我伺候你，
你连口凉水甭想喝！
你连口凉水甭想喝！”

“瓦片罗”扑通一声跳下去，
把大娘吓得一哆嗦：

“我的天呀我的地，
这个糟老头子吓煞我！”

见屋子里面灯打亮，

大娘她手扒窗户看明白，

见屋里是老虎钳子、手摇钻，

铁锤、扳子、小钢锉，

当中间放着个大炉子，

炉子上坐着一口锅。

这本是工地的汽车修配厂，

这个瓦片车间他负责。

“瓦片罗”名叫罗兴祝，

可全都叫他“瓦片罗”。

你要问为什么叫他这么个名？

皆因为修配瓦片是他拿手活。

前几天汽车队送来大修车一辆，

这种车好大个儿，它的特点载重多。

只因为这台车的瓦片破，

修配不上搁了车！

（白）那位同志纳闷了，什么叫瓦片呀？

瓦片是汽车内燃机的主要零件，

它的形状和房上的小瓦差不多。

它上面是一种特殊冶炼的合金片，

这种合金仓库里面正缺货。

“瓦片罗”看着破车心难过：
“这种瓦片若是自己不能做，
眼下里就不是一台汽车报废的事，
慢慢地所有这类汽车都养病一边搁，
每台机器每台车，
哪一件不是人民的汗和血？
我不能眼看着人民的财产白扔掉，
决心让它快复活！”
“瓦片罗”为了造出这种汽车瓦，
他整整研究了半月多。
一共试验了一百单八次，
最后一次瓦片是经过磨损掉碎沫。
这两天他把失败的原因找，
直到刚才睡觉时候才找着。
原来过去配的材料有些硬，
里边锡的材料不太多。
若把好锡加进去，
这个毛病能解决。
若是等好锡来到再试验，
就要耽误按期交出车。
他想来想去想出来用银子代替锡，
所以才想起老伴的两块银元一副银手镯。
他这才拿着银器进了工厂，
扇旺了炉子坐上锅。
把锅里的合金化成水，

量了量温度差不多。

他拿出银元镯子刚要放，

就听有人大喊“不能搁！”

“瓦片罗”抬头一看是老伴，

“柱儿他娘，你到这里干什么？”

“我干什么你知道，

柱儿他爹，快把银元镯子还给我！”

“柱儿他娘，你别生气，

刚才你睡得挺香我没细说。

这些东西我有用，

算你暂时借给我！”

“柱儿他爹，我不是个老财迷，

我不是舍不得两块银元一副手镯。

这银元的来历你知道哇，

镯子的事你比我清楚得多。

这是咱们的传家宝啊，

是你说的，无事不准轻易摸！”

“今天有要紧的事啊，

这个事非它不能来解决！”

“那你把事情说清楚，

为什么用它来解决？”

“哎呀！来不及了，柱儿他娘，

你先回家咱们以后说。”

“柱儿他爹，你给我东西我回去，

若不给我跳窗户进去夺！”

“瓦片罗”想：我有心给她说明清楚，

又怕这锅里的合金熬过了火。

再者说这个窗台这么高，我跳还碰头哩！

她一跳老胳膊老腿再摔着（呢）？

罢罢罢，有有有，

什么厉害我说什么！

我先把她唬回去，

有什么乱子回家说。

（白）对！我先唬她！对！唬她！

“柱儿他娘，你跳窗户是犯错误，

工厂里知道就批评我！”

“那，那你怎么进去的啊？”

“我……那个什么……我，我跳窗户有许可，

你管得着吗？

我跳窗户是为工作！”

“你别吓唬我“不叫我进去我不进去，

快把银元镯子还给我！”

“我说不给就不给，

你想咋着就咋着！”

“柱儿他爹，你若给我两拉倒，

若不给，我摸块砖头砸你的锅！”

“你敢！这是一锅合金水，

这不是稀饭和馍馍。

（白）你闹着玩哩，你！

这锅合金水的用处实在大，

这是人民的汗和血！”

大娘听罢这些话，

假装回身把砖摸，

“瓦片罗”可真害了怕啦，

把他急得直转磨，

眼看着锅里的温度差不多，这可叫我怎么着？

唉！哗啦啦他把银元镯子扔到锅里去，

急忙用身子挡住锅。

（白）“你砸我吧，别砸锅了！你先砸我先砸我，你砸…

…”

大娘她心里象扎上了花椒刺，

手拿着砖头心难过：

我有心接着跟他闹吧，

可传家宝已然扔进了锅了！

再说他昨晚上没吃好没睡好，

万一把他急个好歹叫我可怎么着！

罢罢罢，我暂且压下心头火，

等他回家把理说。

大娘她擦了擦眼泪回家去，

“瓦片罗”看了看老伴的后影瞧了瞧合金锅。

见熔炉上滚滚沸腾的合金水，

晃荡荡淹没了银元和手镯。

“瓦片罗”就觉着眼被水蒙心发乱，

迷迷糊糊他仿佛从合金水里边看见了四十年前的五

里坡……

那时老伴才十岁，
我们两家紧挨着。
我们俩是穷里生苦里长，
挨冻受饿苦奔波。
老伴她五岁上死了生身母，
他的爹，为还债到地主家里去扛活。
后来又被迫无奈二十二块银元把她卖到地主家里当
丫头，
七年后，她爹临死把这两块银元交给我：
“孩子，想办法把你妹妹赎出来！”
为赎她我干了六年的牛马活儿！
这六年我下关东当学徒，
曾三次到医院去卖血。
点点汗，滴滴血，磨破双手踏破脚，
我才给地主打上这副银手镯。
六年的风霜和雨露，
一副镯子两块钱，
再加上老伴白干了十三年的牛马活。
地主这才松了口，
我才把老伴赎出野狼窝。
自从家乡得解放，
土改队把银元和镯子还给我。
“瓦片罗”思念往事心难过，
热泪滚滚掉进合金锅。
就听哧啦一声响，

他仿佛从锅里边看见开出了无数辆大汽车。
车上边满载着各式各样的货，
一辆辆跑得又快装得多。
司机棚上插红旗，
上写着红旗运输车。
从城市到农村是“日喽日喽”跑汽车，
“日喽日喽”跑汽车，
“日喽日喽”跑汽车！
“瓦片罗”越思越想越高兴，
这时候就听屋门一吱咯，
“瓦片罗”心想不用人说我知道，
一定是老伴进厂来找我。
唉，我还是不用软的来硬的，
伸手他把条帚摸，
他把条帚举起来，
拉门进来人两个。
(白)“瓦片罗”闹了个大红脸！
只见党委书记前边走，
大娘后边紧跟着。
书记进门吓了一跳：
“罗师傅你举着个条帚要干什么？”
“书记我……我有点脑啦，
我想做做体操活活血。”
“罗师傅，这两天你没休息好，
半夜里又来干什么？”

“好，你问我，我问你，

这两天你也没闲着(呀)!

昨天你把钥匙诓了去，

(白)你不准我进工厂，

那你半夜里进厂来干什么?”

(白)“我……”

“不用人说我知道，

离开这里你也睡不着。”

“罗师傅，汽车瓦片若是做不成，

怎么样按期交出车!

汽车队的工作耽误一分钟，

那就是对人民的运输不负责。

别看咱们是白手起家的汽车修配厂，

咱决心把这个关口给突破。

昨天我把你送回去，

回来后，我把你所有试验的记录全看过。

我觉着你过去配的材料有些硬，

所以经过磨擦掉碎沫!”

“张书记呀，你想得对，

咱俩跑的是一道辙。

赶快帮我把活干，

这个问题已解决!”

“罗师傅，咱们的好锡不是后天到吗?”

“若等锡来到再试验那不成了老太太坐牛车(啦)!

锡没到我不会用银子吗!”

(白)“好啊！用银子……这银子哪儿来的？”

“甬问啦，赶快帮我来干活(吧)！”

(白)“啊！罗师傅你把你的传家宝……”

书记的心情很激动，

走上前两只手紧紧抱住“瓦片罗”。

大娘一听，原来是这么回事呀，

“瞎！有这事你为啥不早说？

柱儿他爹你们两个把瓦炼，

我帮着你们来烧火！”

三个人，熔炉烈火把瓦炼，

烈火中映红朝霞彩云一朵朵，

旭日下，一辆辆汽车满载货，

一辆辆跑得快来拉得多。

司机在车上忙摆手，

再见！再见！为人民、为祖国、辛辛苦苦的“瓦片罗”！

小 黑 桃

说这事稀少稀少太稀少，

为这事，我曾到图书馆里查资料。

我是查又查，找又找，

一直查到秦始皇初生的那年都没找到。

这件事又稀少又惊险，
听起来不留神能把你吓一跳。

(白)这件事太吓人啦，我头一次听说的时候，是头皮发麻、脑袋发乍，脊梁骨嗖嗖地冒凉气，身上起这么大的鸡皮疙瘩，到底是什么事儿呀？您慢慢地听吧！

丁喜成，人送外号小黑桃，
十四、五岁个不高，
长的是黑黝黝的皮肤胖胖的脸，
大大的眼睛浓眉毛。
俩胳膊好像铁棒锤，
宽宽的肩膀小细腰。
他学习劳动样样都不错，
运动场上也数得着。
他能踢足球会跳高，
常练游泳和赛跑。
这一天——

小黑桃赶着羊群上了山，
从公社跑回来民兵大老赵，
他一边跑着一边喘，
气喘吁吁地把支书找，
“李书记，赶快集合民兵排，
配合营部进山去打豹！”

(白)“打豹？”

“啊！山里来了一只豹，